

最是梅子红时雨

徐芝婷



酸甜生津的永祥杨梅

工栽培的阶段。浙、闽、赣、粤等12个省出产的杨梅有荸荠杨梅、丁香杨梅、晚稻杨梅、大叶细蒂杨梅、早茅蜜梅、二色杨梅等近20个品种,不同环境生长而成各种风味。

北宋王安石赠给主政时任江西袁州曹伯玉的诗中,对杨梅成长环境进行了细致描摹:湿湿岭云生竹菌,冥冥江雨熟杨梅。可见,优质杨梅所需的地理环境和生长条件:依山地带、无垠的翠竹、丛生的竹菌、蒙蒙的江雨。千年来,永祥的杨梅正是诗意地栖居在近2万亩的竹林之中,南北走向的低缓山坡和茂密丛林、良好的通风和充足的日照、自然净化的空气,都为杨梅喜阴喜湿的成长特性提供了绝佳的天然环境,汲取天地之精华,成为珍品。

近些年,市政府加强对杨梅产地的山林、空气、水质自然生态的保护,杨梅种植面积扩展到了3000多亩。配套实施电力设施升级改造,大幅提高供电质量和可靠性。让梅乡1万多居民都用上了放心电、满意电。永祥绿水环绕、青山常在,村民们办起了10多家民宿、农家乐,每逢节假日吸引无数市民前来观光游玩,成为得天独厚的天然氧吧,梅乡的绿水青山成了金山银山。

当梅子红了枝头,主播董宇辉

说:人间的美好,是三月的风、六月的雨,九月的云和十二月的雪。六月的江南烟雨浸润着梅子的酸甜,洒落于江河湖汉,田间地埂,诗意了柳梢,拉长了情思,也慵懒了心绪,空气潮湿且闷热。此时,你会情不自禁挎上一只竹篮,戴一顶草帽,迎着细雨,去山间找寻清凉与沁甜。连绵的山峦在氤氲的云雾之中格外清新而巍然,田间小道、山野路边,无数盛开的栀子花,点缀着绿色的土地,与树梢间的杨梅交相辉映,煞是有趣,花香四溢了山林,梅子甜了心扉。

烟雨飘过江南,醉了永康的山乡,也染甜了兰溪的杨梅。兰溪供电公司职工胡芳和志愿者们又来到屠妈妈家,帮忙采摘鲜果,制作杨梅果脯。10多年来,每到这个时节,她都会去帮助这位金华市首位角膜捐献者的老母亲采收200多株的杨梅树。今年,她在朋友圈里说,在邮政部门大力支持下,老人家的新鲜杨梅一天内就能送达北京。这无疑是让无数关心的人们都高兴的好消息。这人世间的美好,莫过于你的付出我们来回报,爱心的传递最能凝聚向善的力量。等熬过生活中的苦、欣喜品尝美好时,我们更应感恩和祝福在艰难岁月中默默付出的人们,那是社会前进的力量,也是给予我们勇敢向前的希望。

螺蛳壳里的光阴

卢俊英

把螺蛳一颗一颗塞进去,再捋捋脖子帮它顺下,感觉那一天的贪玩更有意义。

夏天正午太阳最毒辣的时候,野外几乎没有人走动,天地间显得格外宁静,螺蛳出来了,伸着两根细细的触角,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前行。螺蛳如丝旋细细,左扭右缠文不同,我站在温热的浅水里,静静看着螺蛳不知所云地写作文,远比在家被外婆按着午睡安逸多了。

《本草拾遗》说螺蛳煮食之,利大小便,去腹中结热;碎其肉敷热疮。那段时间,我正迷中医中药,不胜雀跃想一试,马上找了处平坦的大青石,放个螺蛳努力砸下。壳碎了,螺蛳小小的肉体软绵绵毫无遮挡地暴露在阳光下,抽动着似乎想躲藏。那一刻突然很内疚。医者仁心,清热散毒的草本药物多的是,不是非得伤害这与世无争的小螺蛳。

螺蛳的献身应该在餐桌上。美食家苏轼曾赋诗曰:轻圆白晒荔,脆醃红螺酱。大学里永康同乡小聚,钱包小胃口大的同学们在校外小店点酱爆螺蛳配啤酒,以吃诉衷肠。筷子夹螺蛳是技术活,嚼螺蛳更是技术狠

活,我嚼得山呼海啸头晕眼花却常常徒劳无获。此时就多想老外一手刀一手叉的,更没奈螺蛳何,自我化解尴尬。

余姚地势平坦,水路纵横,水流平缓,两岸钓鱼的人不少。我忍不住问:这种河道,大约淤泥较厚,会有不少螺蛳吧?朋友一拍大腿:必须的哇,这么说吧,前晚一把竹扫帚扔下水,第二天捞起来,上面爬的螺蛳就足够一盘菜了!我奇怪了:那怎么我来余姚都没有吃到过?朋友笑道:螺蛳太常见了,你们是稀客,余姚人招待贵宾用呛蟹。我回味了一下那又腥又咸又糊的生螃蟹,有些郁闷:我谢谢你们。

相比吃螺蛳我更喜欢养螺蛳。晶莹剔透的玻璃瓶,放几根水草、几条小花斑鱼,挑几个背上长着青苔的螺蛳,立马营造出一个岁月静好的和谐社会。然而,螺山有隐士,飘飘仙者徒,别看螺蛳与世无争却甚是清高,居住在螺屋里的隐士,不耐受红尘浊水,没几天便驾鹤西去了。

螺中住者谁,沧海之沙尘,蜗居还背负着生活之重的咱们,何尝不是天地间一小青螺。

流失

(外三首)
贾光华

当早晨和母语相遇,
应该就是心核里天然的亲昵。

当睡梦和鸟鸣打量,痴痴相望,
或许便是最好的舒张。

始终都在自我和外我中存活,
始终都在熟识和陌生中渐近,
从渐进中迷离,
就像始终都听不懂的鸟语,
突然之间有了变幻。

在油条和大饼的烟火里,
也把前半生锁进层层雾霾,
放任,
一只纸壳刻成价码的记忆。
同时,也把母语焦虑,
成为流失。
松泡的结局,瞬间没有印记。

深夜十点的水果

深夜十点的水果,会在你的门口,
守候。
风雪里、烈日下的孤独者,
需要一点点温柔。抚触良久,
才可以掸去蒙蔽的灰尘。

白日里的水果,只会游走,
他们都戴上了异样的目光,逡巡左右。
门前的松林里,应该隐匿的,
就有诱惑的咽喉,只是都带了刀钩,
需要快速脱手。

此刻,剖开一个果瓢,
翻看以前的印记,
但不管怎样,都可以,
统统装进透明的欣喜,
仔细算计,或者明日之后的下个日期。
留待最后,
和一烛灯火默语。

落差里的洞见

在疾驰的车窗里照见,
只是一枚犬齿,可以衬托山名的关联。
没有高矮,只有墨绿写满了熟悉的相遇。

在水清庵的三百塘边,
用一帧古旧的木板写满许多故事,
照见塘里的锦鲤在水底游动。
塘水从象牙山而来,
游步道、观景亭都是看客,
在塘边品茗。

整齐划一的石级,生长了
山脚的理想,
果苗可以从地底爬到山腰上。
我在山腰,和山脚的老农比画。
在制高点,路已弯曲和绵长,
一切寂静,和新路别之天壤。

在相拥中 和你对话

和你相拥,便如晚秋
可以拥有所有走过的山塘和波坎。

风雨雷鸣,电闪雷鸣,都是苦痛。
远山墨碧,亦可轻轻吟唱,
如此风华,
盛夏的箭镞,余音还在梁上。

待晚霞,
波粼晃荡,一去任风霜。

眼下,正是江南杨梅进入最喜人的成熟时节。

嗨吱-嗨吱-嗨吱-江南街道永祥的梅农们背起了箩筐,扛上了竹梯,沿着祖祖辈辈走过的十多里山路,上岙、爬坡,撷取着大山慷慨的馈赠。经历了一年漫长的等待,这阳光和土地共同孕育出漫山遍野的丰硕果实,在绵绵不断的细雨中,缀满蓬蓬勃勃的绿叶枝头,宛若灼灼星火。很快,梅子红了的喜悦,传遍四里八乡,络绎不绝的人们争相在这个味蕾最丰盛的季节里相聚,回味着酸酸甜甜绵长的记忆和土地的情意。

拈梅子入口,唇齿之间立即充盈清甜丰富的果汁和绵软细嫩的果肉,浓浓的新鲜汁水裹挟着酸中带甜、甜中含酸的味道,令人齿颊生津。很难有一种水果如杨梅一样,以清甜而不失酸甘、爽口而不失浓郁的口感让人欲罢不能。也许,这正是江南和煦的微风、潮湿的细雨、肥沃的土地孕育出的果实动人之处。

明末清初大戏家李渔独爱杨梅,撰《杨梅赋》,开篇即道:南方珍果,首推杨梅。杨梅别具一格的味道,也让南宋诗人方岳同样赞不绝口,其《次韵杨梅》诗云:筠笼带雨摘初残,粟粟生寒鹤顶殷。众口但便甜似蜜,宁知奇处是微酸。诗人对其偏爱以及口腹之欲,千百年来在中国古典诗词歌赋中占据一隅,熠熠闪光。

文人笔下婉转动人的珍馐之美,可从江南街道拱瑞下村出产的荸荠杨梅畅销不衰得以佐证。《永康地景赋》有云:拱瑞杨梅,恍如赤玉盘枝,赞的正是杨梅成熟挂果时的丰收景象。拱瑞下杨梅历史久远,从南宋时期就成为朝廷的贡品。其外观玲珑小巧,圆润饱满、色泽紫红,酸甜适中,口感丰富,与其他产地的杨梅亦有所不同。独具家乡味道的拱瑞杨梅随着在外经商办厂求学的永康人轨迹,成为走遍天南地北的江南佳果。

杨梅起源可追溯到河姆渡时代,有7000多年历史。经历了野生到人